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第六回 勝地名流禊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

話說明經略奏凱班師。一路偕荷生，察看形勢，增減防兵，直到二月杪，始抵太原。闔城官員，以次排設慶賀筵宴。三軍覺藻，萬姓歡虞，也不用鋪張揚厲。還有那本地紳士，因荷生破賊有功，便邀了荷生同年，梅小岑太史、歐劍秋侍講，定於上巳日，專席特請荷生洗塵。傳齊本年花選上十妓潘碧桃、顏丹翬、張曼雲、薛瑤華、冷掌珠、傅秋香、賈寶書、楚玉壽、王福奴、劉梧仙，都到柳溪彤雲閣伺候。

柳溪在陽曲縣署西一里，汾堤之東。宋天禧中，陳堯佐知并州，因汾水屢漲，築堤周五里，引汾水注之，旁植柳萬株。中有秋華堂，堂外有芙蓉洲。

每歲上巳，太守泛舟修禊，郡人遊觀於此。數百年來，久圯於水。十年前，太原太守率官吏士民，立汾神臺駘桐，因復舊跡。彤雲閣是上下兩層、溪北最高之處，四面明窗，俯瞰柳陰中，漁莊稻舍、酒肆茶寮，宛如天然圖畫。溪南一帶，桂樹遮列如屏，便是秋華堂。東邊一帶垂楊，汾流環繞。西邊池水一泓，縱橫數畝，源通外河，便是芙蓉洲。

到了這一日，彤雲閣下層，早排設得錦天繡地一般。已初一刻，教坊十妓齊集。不一會，縉紳和梅小岑、歐劍秋陸續也到了。一面催請荷生。

小岑、劍秋和那十妓說說笑笑，都說道：「就現在教坊腳色論起來，今年花選，秋痕壓在煞尾，也算抱屈了。」秋痕係梧仙小字。秋痕冷笑道：「這也沒有憑據，若說第一，那個不想取上呢？我們本是憑人擺弄的，愛之加膝，不愛之便要墜淵，又有甚麼憑據，可說得出來？」丹翬也說道：「這個是平心的話。」

正說著，外面報說：「韓師爺來了！」縉紳大家，也就走下臺階拱候。十妓都迎接出去，在閣門外，一字兒花搖柳顛，排著等候。停了一回，祇見一匹頂馬從柳陰中轉出，便見四人抬、兩人扶一座藍呢大轎，中間坐著彩雲皓月一般的韓荷生。後頭一群人，約有十餘個跟著。將到大門，教坊早已奏動鼓樂，十妓都請過安，荷生轎裏也點一點頭。

轎子停下，荷生出轎，將他們打諒一回，便移步跨進門來。見大家都在階下，便躬身上前，與大家相見，問了好，即攜著小岑的手，同上臺階。大家跟著進了彤雲閣，重新見禮。

大家讓小岑陪荷生上炕坐了。家人獻上茶來，荷生道：「諸公如此盛設，小弟何以克當！」那縉紳中，有一個姓苟名才，字子慎，搶著站起來，陪笑說道：「聊備杯酌，以伸景仰之意，還求荷翁，勿以簡褻為罪哩。」劍秋笑道：「我們都是軟紅塵裏弟兄，不說套話吧。」

此刻吹打停了，湘簾高捲。十枝花裊裊婷婷，都在兩廊，也有說笑的，也有理鬢的，也有更衣的。掌班們，盡催著他們上去伺候。秋痕道：「我是不上去的。你看一屋子堆著許多人，這般早，上去做甚麼。」

說著，便攜著掌珠，從西廊小門，向堤邊逛去了。這裏碧桃、丹翬、曼雲三人，祇得移步上來，對荷生請了安。

荷生知道這些，都是花案上及第的，便也世故起來。攙住碧桃的手道：「都非凡艷！」隨將姓名、年紀，一一問過，便說道：「我下轎時瞧見一位穿藕紫衫、蔥綠裙的，怎麼不見呢？」小岑道：「那是梧仙。」子慎趕著立起身來，走到簾邊，傳喚梧仙。

狗頭急忙答應，卻四處找尋不見。玉壽道：「他剛纔和掌珠，從這角門出去。」狗頭便從角門去追尋二人，掌珠班長也跟著。一會，纔把兩人領來。這裏卻將秋香、寶書、瑤華、玉壽、福奴，都喚上去了。狗頭便將秋痕送到簾邊。

看官！你道這狗頭是甚麼人呢？卻是秋心院一個掌班，因他生得怪頭怪腦，以此都喚他做個『狗頭』。而且他又有個怪相，是兩眼下有二黑斑，也像兩眼。以此，人又喚做「四眼狗」。後來鬧得幾多事出來，這且按下。

當下秋痕和掌珠到了簾邊，看見一群兒都圍在炕前。便推著掌珠先走，自己落後。座上人臉都向上，聽著荷生說話，也不瞧見他兩個。倒是小岑從人縫中，看見掌珠，便問道：「秋痕呢？」

於是群花閃開，掌珠攜著秋痕，向荷生同請了一安。荷生見秋痕別是一種灑落的神情，因向小岑道：「我卻不想并州盡有許多佳麗，就這榜末秋痕，已自出人頭地了！」小岑道：「一經品題，聲價十倍，吾兄賞識，自是不凡。」

再看秋痕，早是秋波盈盈，默然不語。荷生便向群花說道：「站了好一會，今日太難為著二十瓣金蓮了，請散開坐坐吧。」子慎便跟著說道：「兩旁空椅，你們隨意坐著。韓師爺，是個憐惜惜玉的人，再不拘你們的。」秋痕早輕移蓮步，從東走向窗下花架傍，一把小方椅那裏去了。大家也有跟著走去的，也有向西窗下去的。

荷生便向眾縉紳，談了一回潼關破賊的事，復又笑道：「人生蹤跡，不能預料，兩月以前，戎馬倥傯，豈知今日群花圍繞，玉軟香溫？但今年花選，小弟不揣冒昧，卻要重訂一過，諸公以為何如？」劍秋笑道：「吾兄又要翻案了。」

眾鄉紳同接著口道：「這又何妨呢，千金請不到這樣名公評定哩！」荷生笑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祇是這遊戲筆墨，各存一說，諒亦無礙。」子慎便說道：「今年花選，本來公論是不依呢。」正說著，家人口說：「酒筵已備。」荷生便立起身來，和小岑、劍秋招著秋痕、丹翬、曼雲，闔門外散步。

這裏七手八腳，將席抬上。正面擺著一席，兩邊排著四席。每席先是三個座。兩廊教坊吹打三次，家人捧上酒來，大家送酒安席。正面是荷生，小岑、劍秋陪坐。縉紳們分坐四席，每席兩枝花伺候。小岑、劍秋曉得荷生意思，便喚跟班，排兩個座在下橫頭，令丹翬、秋痕坐了。於是四席也照樣起來。然後大家都換了便衣。

酒行三巡，曼雲等出位，走到正面席前，以次呈上歌扇。秋痕、丹翬也站起來。荷生就隨意將各人都點了，祇把秋痕的扇子，握在手中，且令歸坐。慢慢的讓酒吃菜，聽那曼雲等或二簧，或小調，抑揚亢墜，百轉嬌喉。合著琵琶、洋琴、三弦諸般樂器的繁音促節，已是眉飛色舞，豪情勃發了。

好一會，曼雲等以次唱完。小岑笑道：「如今，該是秋痕昆腔一開生面了！」荷生便向秋痕笑道：「你這扇上大半是《燕子箋》、《桃花扇》、《西樓記》、《長生殿》，可見是個名家了。祇是你有會得全出的沒有？」秋痕站著答應道：「祇有《長生殿》、《補恨》且曲是全會的。」荷生喜道：「好極！我就請教這一齣。」劍秋笑道：「我雖不懂這些，祇全出且曲，就是難為人的事。」秋痕道：「不妨。」

於是大家靜悄悄的。荷生要過鼓板，親自打著；教坊子弟吹著笛，彈著三弦，聽秋痕斂容靜氣的唱道：

「歎生前，冤和孽，纔提起，聲先咽。單則為一點情根，種出那歡苗愛葉。他憐我慕，兩下無分別。誓世生生休拋撇。不提防，慘淒淒月墜花折，悄冥冥，雲收雨歇！恨茫茫，祇落得死斷生絕！」〔普天樂〕

荷生見秋痕一開口，已經眼眶紅了，到末了「祇落得死斷生絕」這一句，竟有忍不住淚的光景，便將青萍纜泡上蓮心菜，親手捧給秋痕道：「你吃了這鍾茶，下一支我唱吧。」便一面打鼓板，一面唱道：

「聽說舊情那些，似荷絲劈開未絕，生前死後無休歇。萬重深，萬重結。你共他兩邊既恁疼熱，況盟言曾共設！怎生他陡地心如鐵，馬嵬坡便忽將伊負也？」〔雁過聲〕

小岑、劍秋俱拍案道：「好！」荷生笑道：「我們少唱，板眼生疏得很，不及他們的嫻熟。」秋痕道：「韓師爺板眼，自然是講究的，我們班裏總不免有含糊處。」便接著唱道：

「傷嗟，豈是他頓薄劣。想那日遭魔劫，兵刃縱橫，社稷岌危，蒙難君王怎護臣妾？安甘就死，死而無怨，與君何涉！怎忘得定情釵盒那根節。」〔傾杯序〕

荷生喝聲「好」，便說道：「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？」

劍秋道：「詞本好的，秋痕又能體會出作者的意思，抑揚頓挫，更令人魂銷。」荷生道：「我要浮一大白了！」於是丹翬執壺，秋痕斟酒，劍秋、小岑、荷生俱乾了一大杯。秋痕歸坐。小岑道：「如今我獻醜吧。」便討一鍾茶，漱了口，唱道：

「你初心誓不賒，舊物懷難撇。是千秋慘痛，此恨獨絕。誰道你不將殞骨留微憾，祇思斷頭香再薰。蓬萊宮闕，化愁城萬疊。怕無端又令從此墮塵劫。」〔玉芙蓉〕

大家都拍手道：「好呀！」子慎道：「我從來不曉得，小岑會昆曲，今日纔請教呢。」小岑向秋痕笑道：「貽笑大方！」秋痕便也向著小岑一笑，接著唱道：

「位縱在神仙列，夢不離唐宮闕。千回萬轉情難滅。雙飛若注鴛鴦牒，三生舊好緣重結。又何惜人間再受罰折！」〔小桃紅〕

秋痕唱了這支，眼眶又紅了。小岑瞧著，便說道：「等我再效勞吧。」接著唱道：

「那壁廂人間痛絕，這壁廂仙家念熱。兩下裏癡情恁奢，癡情恁奢。我把彼此精誠，上請天闕。補恨填愁，萬古無缺。」

秋痕背過臉，接著唱道：

「還祇怕孽障周遮，緣尚蹇，會猶賒！」〔大催拍〕

荷生笑向秋痕道：「以下便是尾聲了。」就唱道：

「團圓等候仲秋節，管教你情債意愜。」當下秋痕向著荷生一笑，也背過臉接著唱道：

「祇我這萬種傷心，見他怎地說！」

秋痕唱完，荷生十分歡喜，教丹翬斟上大杯酒，和小岑、劍秋每人喝了三大杯，四席上縉紳也隨意飲了幾杯。丹翬陪了三大杯，秋痕量小，祇得將小杯陪飲。荷生道：「先前散步，瞧著堤邊預備有船。我們攜些酒，到船上去坐一回，也算不負修楔良辰。」大家俱欣然願意。

劍秋過：「船上那裏容得這多人呢？」子慎道：「早預備過，船有五六支，分開坐吧。」於是五支船，仍是五席。小岑、劍秋陪著荷生下船。一會，蕩入水心。遙望著曠遠芋綿，水煙凝碧。那秋華堂、汾神廟，樓閣參差，倒影波中，澄澈空明，真令人胸襟漱滌，不著一塵。

那教坊子弟打起《十番》，十妓便齊聲唱起采蓮歌來。前後嬌聲婉轉，響遏行雲。當下水陸並進，珍饈羅列。到了黃昏，方纔將船仍蕩到彤雲閣。荷生早已醺然，叫索安將一百兩銀鏤分賞十妓，另將自己身上，帶的一塊翡翠九龍佩，送給秋痕。轉身謝了眾人，先坐轎去了。各縉紳車隨到，也隨出了。

祇有小岑、劍秋、子慎三人車久不到，便和十妓說些閒話。丹翬等見荷生今日如此看重秋痕，也有妒忌的，也有替他歡喜的。那秋痕終是冷冷的。子慎便說道：「秋痕，你也該懂些巴結。譬如今日韓師爺，這樣另眼看待你，你就沒有一點格外招呼，你們到底是為著甚麼來呢？」

秋痕今日，因是走開閑逛，誤了呼喚，已受狗頭一番絮聒。聽著子慎教訓他，便哭起來，說道：「自己會巴結，儘管巴結。人家不會巴結，必要教人巴結，這是何心呢！」子慎聽了，又羞又怒，登時變起臉來道：「你這東西真是個不成材料！我好好的和你說話，你為甚麼哭起來？你到底有人教管沒有？」

秋痕正要發話，劍秋忙過來，扯到裏間，說道：「你哭甚麼呢？苟老爺說你，原是好意，你不要認錯了。」小岑也將子慎扯到炕上，和曼雲一塊坐著，說道：「這妮子，脾氣總是這樣，難怪人嫌」子慎道：「我一團好意，倒惹的他，搶白起我來，叫我怎麼不惱！」小岑祇得十分排解，劍秋裏邊也勸了秋痕許多話，纔把兩下的氣都平了。好是子慎車先到了，便招呼著大家，上車而去。劍秋力勸秋痕出來送子慎上車，秋痕抵死不肯。

子慎去了，小岑、劍秋便叫秋痕班長先送秋痕坐車回去。小岑、劍秋隨後車來，也就走了。丹翬大家，自有各人的班長，各人的車馬伺候。客都散完，便鶯梭燕掠的一般，紛紛的分路回家。正是：

酒闌人散，月上星稀；

錦天繡地，轉眼皆非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